

■新作聚焦 周大新长篇小说《洛城花落》： 新时代“永恒主题”的变与不变

□孟繁华

周大新是这个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骁将。他的长篇小说如《第二十幕》《21大厦》《战争传说》《曲终人在》《天黑得很慢》等,在读者评论界有非常高的评价。特别是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使周大新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最有价值”作家之一。最近,他写婚姻爱情题材的《洛城花落》一出,读者蜂拥而至格外抢眼。不仅因为题材喜闻乐见,同时也因为周大新宣布,这是他的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

“封笔”就是告别。告别总让人不免感伤。我们见过球星告别赛场、歌星告别演出的场景,观众依依惜别甚至泪水涟涟。大新当然不是告别文坛,他还会有其他新作奉献给读者,因此我们不必为此心怀伤感。

《洛城花落》是一部讲述当代青年爱情婚姻的小说,是探讨爱情婚姻形式的小说。女方袁幽岚、男方雄王慎的父辈都是“媒人”当年的战友,是生死之交或挚爱亲朋。在了解了两个青年的情况下,“我”积极撮合袁幽岚和雄王慎的恋爱,最终结为连理。袁幽岚天生丽质,形象、专业和家庭条件都优于男方雄王慎,雄王慎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相貌平平。通过接触,袁幽岚接受了雄王慎。但出身的差异已经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隐患,婚后蜜月般的生活让两个年轻人幸福无比。他们证明着托翁“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的名言,可接踵而来的便是下半句:“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先是摩擦,然后冷战,最后对簿公堂。这几乎是所有婚姻破裂的基本程式。但是,《洛城花落》的不同在于,袁幽岚和雄王慎情感的破裂,是在公堂上呈现的。袁幽岚先提出离婚,雄王慎不同意。然后双方聘请了律师对簿公堂。小说的这一设置独具匠心。婚姻状况是个人情感最私密的领域,别人是无从知晓的,除非是叙事方式的全知视角。为此周大新用了“后叙事视角”,或者说,读者不了解内情,甚至当事人也不完全了解内情。他们的婚姻状况,是在“四次开庭”中逐渐呈现出来的。第一次开庭,袁



幽岚一口气提出了14条离婚理由:“缺乏诚信”,身高1.81米是谎言;懒惰透顶不做家务;待人小气吝啬;个人卫生极差;对女方父母缺乏尊重;对孩子缺乏责任心;反对男方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男方父母偏心;对个人身体放纵;妹妹“啃哥”;个人修养差,爆粗口;老家亲戚骚扰正常生活;胆小恐高,灯泡坏了都不敢换;重要日子从不送礼物。袁幽岚言之凿凿理直气壮,辩护律师也义正辞严支持离婚。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缺点大多数男人几乎都有,如果因这些理由成立而离婚,那大多数婚姻都岌岌可危。第二次、第三次开庭,虽然有深入,但都不到非离婚不可的程度。这些讲述并非可有可无,它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样貌,贫困、习惯、修养等,都会为婚姻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关键是最是一次开庭,袁幽岚说出了离婚的致命理由:雄王慎有婚外恋嫌疑,他与高中同学黄昱懿曾在一个私密空间单独待了40分钟;因此,雄王慎23个月不履行丈夫义务,袁幽岚近两年时间没有性生活。雄王慎对此全都承认,并无辩解。庭审的后

果可想而知。就在法庭要宣判结果的时候,雄王慎借口不舒服去医院,留下了一封信,希望“媒人”代为宣读。其大意是:接受宣判离婚,不再上诉。可他有话要说:在一次他们共同旅游途中,他们曾路遇一对自杀的夫妇,救助过程中雄王慎浑身沾满了鲜血,这是一对患艾滋病的夫妇,他们没有颜面苟活于世。后警方告知,让雄王慎迅速检查身体。慌乱不已的雄王慎只好找到做医生的同学黄昱懿商量,结果是雄王慎被感染了。这是他不取亲近袁幽岚和孩子的真实原因。最后一次开庭,雄王慎挽救婚姻无望,留下一纸文字做最后的陈白。袁幽岚如梦方醒,雄王慎被放逐于小说之外生死未卜。

这是一部极具现实感和时代性的小说。周大新将长篇小说封笔之作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最深处,也是最隐秘的领域,以奇特的构思走向私密生活和私人情感,不仅使小说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同时隐含了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和情感领域的危机,探讨了这一领域不可穷尽的神秘性和多样性。袁幽岚和雄王慎的婚姻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青年婚姻的某种状况。因此,《洛城花落》是一次大胆的实验和探险。它探讨的情感、性爱、婚姻形式、门户、相貌、物质生活与情感生活等等,确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小说中作为历史研究学者,也是当事人的雄王慎,毕业后即确定个人研究题目“离婚史”,在小说中是一个隐喻,也是小说走向的暗示。具有仿真意义的“法庭”,由于不同身份人物的参与,也表达了不同阶层或人群的婚姻价值观。男女的聚合史和分离史是永恒的主题。周大新对这一主题意犹未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杰出作家对文学、对小说理解的深度。他对这一领域的时代性、新知识、新困境的发掘,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无论在情感领域遭遇了怎样的新问题,他坚信人性的柔软犹在,人性的善永在。这就是周大新对“永恒主题”变与不变的理解。

■关注

潘向黎长篇小说《穿心莲》的老版本放在我的书架上已经好几年了,浏览过一下,以为是一本艰涩的恋爱指南、一碗失恋者的心灵鸡汤,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且有较大的阅读障碍,就没有仔细地阅读下去。收到2020年8月的新版后,趁着疫情期间的闲暇,我花了很长时间仔仔细细地读完了这部长篇,用红笔在书里密密麻麻地写下了许多眉批和旁批,于是就有了写评论的冲动。我把这种阅读定义为“成长阅读”。

——题记

「穿心」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哲思抒写

——论《穿心莲》开放性文体的一种美学探索

□丁帆

这是一部无法跳着看的作品,其叙事与形式、故事与主题都可让你进入另一种小说的读法之中。《穿心莲》无论在长篇小说的形式感上,还是在主题的呈现上,都会让我想起上个世纪王安忆、铁凝和陈染的某些作品,作为女性作家,她们把一种看似温柔却深藏犀利刀锋的哲思直插读者心脏,将浪漫的爱情诗化作残酷的现实人生悲剧,撕毁了婚恋的外衣后,让你在幸福与痛苦的思考中进入更高层次的艺术与人生境界。这让我想起了温迪·雷瑟在《我为何阅读——探索读书的不同哲学》中所表达的中心论点“乐趣说”,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乐趣”参与阅读,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就是首先进入小说的故事叙述层面,寻找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结局。然而,你并不能排斥另一种读者,他们希望的是在小说中寻觅哲学的答案,尤其是人生恋爱婚姻的哲学思考,这有可能成为他们(她们)受益终身的思想资源。也许你会忽略小说中许许多多其他的元素,也许我们会对作家作品进行“误读”,但是只要作品产生了阅读的哲思反思,这个反思对读者而言就是有益的。如果你能够在N次的阅读当中不断获益,那么这部作品就是一部能够入史的好作品,正如温迪·雷瑟所言:“谈及文学,以至谈及作家,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尤其是作家。这是一件好事——于文学可能是最好的事情之一。这一直是一种探险。甚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读一本书,它都能让你感到新奇。发现一位你喜欢的新作家就犹如发现一个全新的领域。”“阅读的效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还会因时而变——书的内容越丰富、越复杂,情况就尤为如此。”如果一个读者可以在不同年龄时段读出人生的不同况味,那是否可能将这种阅读定义为“成长阅读”呢?

毋庸置疑,《穿心莲》是一部适合于中产阶级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因为它太符合这个群体的阅读期待了,亦如珍妮斯·A·拉威德在《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的阅读调查中所说:“我认为一本浪漫小说是男人和女人相遇、相知、最终热恋的故事——不论他们最后是如胶似漆还是劳燕分飞——他们(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都知道,当前他们爱恋着彼此。”这些较浅层次的故事散落在小说的叙事之中,作者不惜用优美的散文笔法进行勾勒描写,但这并不是这部浪漫小说的主旨,它的终极目的是在寻找爱情哲理的顿悟,而不是“在讨论这个文类对于通常被称为‘爱恨交织关系’这一内容的特有偏好时,这些女性经常明确有力地表示,他们非常看重过程和情节的发展”。恰恰相反,《穿心莲》追求的则是哲学层面的讨论,故事只是外在辅助的铺陈而已,这从它的小说结构上就可以看出。

《穿心莲》采用了一种虚构与“疑似非虚构”的创作方法,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当中,那个“我”式的叙述者是交叠变幻着的小人物,这种加大小说阅读障碍之举是浪漫小说通俗化的禁忌,潘向黎采取的是一种表层结构通俗化,而内里雅文化特质的哲理化写作路径,不同的“我”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出对浪漫爱情的多维思考,这也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的韵味所在。也就是说,构成哲思场域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在“第一叙述者”(主角叙述者“我”)和“第二叙述者”(出场人物叙述者的“我”)之外,还有“第三只眼”的存在,即“第三叙述者”——作家哲思价值介入其中的“表影”。这个“我”是处在与“第一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相互“对话”的状态之中,这种人称叙事的繁复构成了小说哲理内涵的开放性和辐射性效果,把恋爱和婚姻的讨论高度呈现在许多急于参与进入文本事件的读者面前,留下了阔大的哲思空间。所以,它的形式感就决定了它的哲思高度和深度:这种在作品当中不断“闪回”“叠印”的镜头,犹如套娃那样吸引我们去探索另一种小说世界,让我们窥见到那个隐身于“假我”背后的“真我”是在“说话”的作者,我们便可以进入哲思的阅读快感之中,这正是中产阶级读者,尤其是珍妮斯·A·拉威德所说的现代知识女性所寻觅的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小说。

也许作者对这种构思还处于一种“无意后注意”的创作状态,但这并不影响《穿心莲》是在接受美学上提供了在浪漫与现实之间迂回的小说另一种写法。比如我在阅读第二章“总是在开头”时,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嵌入式小说”,这一“套套短故事”并不简短,作者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生活中这种古典保守主义女性的赞美还是质疑?作者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正如其假借“第一叙述者”的口吻说出的那个诘问:“这年头,被辜负的都是真心的人,因为谁也不可能去辜负一个不真心的人,更不能辜负一个没有心的人。所以,爱就是身不由己飞蛾扑火,是天下第一件傻事,聪明人是不干的。”这是一个躲在暗处的作者挑起读者进入小说欲望的“诡计”,无疑,这正是现代小说文体技巧的成功之处,也是消费文化时代博取读者眼球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形式颠覆小说内容似乎得到了一次实践的验证,恰恰相反,我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形式弥补了小说内容因常规性写法造成的审美疲劳,将读者也拉进了作品的讨论区,显然,这要比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的“评论小说”高明得多,让作者像评论家一样跳进小说内部去臧否人物、评判故事,绝对是一种小说的失败。惟有留下不着痕迹的开放性空间,让读者心甘情愿、自然而然地进入作品参与讨论与再创作,才是当代小说鲜活的文体创新,就像这一章“第二叙述者”莫愁“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声明那样:“本情书纯属游戏,你如果因为在旅途感情脆弱,就当真的,就只能证明你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这个注解本身就是一种消解,作者在这个解构中获得的一种引诱读者进入开放性文体讨论区的企图,我想,许多读者尤其是那些女性读者,都会自觉参与进来讨论的。

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处于一种极度开放的状态,才有可能从小说中释放出更多的“力比多”与“荷尔蒙”,正如作者在不经意中说出了一个作家身份的“我”的感受那样:“写作就像好丈夫,终止了我在无数可能之间的流浪甚至放荡。”无疑,在写作者笔下,“好丈夫”是一个贬义词,只有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才能使作品在审美效应上达到出乎意料的效果,这虽然只是文学的常识,但是在小说实践中,能有多少作家深知其中之奥妙呢?罗丹为何将那个丑陋无比的《老妓》赞美成“丑得如此精美”,这其中的艺术辩证法就在于作家是否敢于直面人生包裹在幸福甜蜜之外的惨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穿心莲》的主题是希望接近和达到这一高度的。一般小说作者往往是运用生动悲惨的故事来阐释出人物的悲剧命运,从而抵达这一主题的释放,但潘向黎不同,她注重渲染故事的悲剧性效果,让当代读者陷入亚里士多德古典主义悲剧的“同情和怜悯”的叙述圈套,而是设置一个“开放性”的哲理讨论区,让“我”做一个中心发言人,引出更多有歧义的潜在反问、责问、自问、叩问、疑问、设问……而这种饱含着读者期待视野的讨论,实际上应该成为小说的另一种写作形式,也就是说,满足当代读者参与小说讨论的欲望,甚至设想出人物命运和故事走向的另一种途径,这才是小说创作的最大成功。《穿心莲》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我先前没有意识到这个关键的问题,许多读者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是明珠暗投了,尽管作者也未必有这样一种清醒的文体意识,然而,我们有责任将这种实验小说文体纳入创新的范畴。

《穿心莲》的故事情节并不紧张曲折、撼天动地,其细节也不算楚楚动人、摇曳多姿,但是,“穿心莲”之所以“穿心”,就在于它哲思的穿透力让人欲罢不能。我想许多女性读者可能成为了作者笔下被“穿心”“莲”了。无疑,这个时代的婚恋已然成为浪漫与现实小说聚焦的主题,尤其是女作家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得到了更多关注,但是敢于深刻剖析多样婚恋观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穿心莲》中有许多惊人的哲思散落,可谓罗棋布,令人警醒。在第三章“薄荷”中,合租房屋里的男女既非夫妻又非情侣,却是当代婚恋形式的一种补偿,在一个没有激情的时代里,原始的性爱冲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100年前现代小说中的“杯水主义”能够饮鸩止渴吗?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说出了一种普遍的当代性答案:“恋爱,我是知道怎么回事情的。青涩的时候,当你是走着走着,突然咕咚一声掉进了一个大坑,好不容易掉到底了,却怎么都爬不出去。你甚至没有机会看清那个让你掉下去的是什么人,你不知道那是个人,还是一个假如假包、永远变成王子的青蛙。后来,恋爱是你好好地走着,突然一张大网从天而降,把你劈头盖脸地整个裹进去,而且它是透明的,别人看你好好的,没有人知道你在网里挣扎得多么辛苦,等到挣脱出来,整个人已经生生死死了一层皮,要疼上很久很久,你还不以为然,否则只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再后来,我渐渐变得明哲保身,知道爱情不是人生惟一的意義,知道在爱情里让你笑的,迟早会让你哭,而且当初笑得越甜,后来的眼泪越苦。”这段话似乎像是一个爱情导师总结出来的婚恋哲理,但是,这只代表着一种理念,因为下面的人物仍然处在爱情的波涛中起伏跌宕,不能自己,尽管纵有千般艰难困苦,仍然追逐着爱情的甜蜜。这时作者正躲在故事背后冷峻地制造着爱情婚恋的杀机,让你体味到一种不知所措的价值选择,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直到结尾,我们为读者的“我”才会明白:这终究是一株不能发芽生长的爱情“穿心莲”。

最意味的是第十四章“前男友来信”(我是将“他”作为男主的漆青绿银币的另一面)中,“我”制造了一个开放性的辩论场域,一个是读者来信:“我一向觉得男人不可以只守着一个女人,起码要三个,一个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一个一起吃喝玩乐、爱死爱活、哭哭笑笑,最后一个,是灵魂伴侣,可以平等地交流一些内心的东西……我觉得你会是我理想的灵魂伴侣,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试试?”无疑,这是一个男人的春秋大梦,但是“第一叙述者”深蓝心中的回答却有女权主义的色彩:“不知道这是个疯子还是喜欢思考并且超群的人。我冷笑:你需要三个女人,我还需要三个男人呢,一个可靠的丈夫养我,是一个温柔的疼我,一个专门给我搬重物 and 维修电脑、冰箱、水龙头、抽水马桶——我不要什么单纯的灵魂伴侣。”也许这只是女主深蓝的观点,并不代表更多当代女性,但作者模拟出了多种婚恋观念,古典的、当代的、浪漫的、现实的……铸就了作品的开放性结构,为小说提供了N种观点的回应,从而扩张了小说的内涵容量。

我由此想到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作为妇女解放的“圣经”抒写,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小说中散文诗一样的描写让我心动,尽管浪漫的爱情安慰剂让人眩晕,爱情导师和爱情按摩师让我身陷虚假的甜蜜之中,冷静阅读,惟有小说开放性中的N种观念碰撞,让我怦然心动、眼前一亮。作者开启的三种人称并置的叙事模式,让小说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读者参与的空间。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工作公告

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共收到申报选题252项。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论证委员会论证,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确定30项选题入选。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
2021年3月16日

2021年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

(按作品名称音序排列)

(一)时代先锋主题7部

《风骨》 何 瑛(应景小蝶)
《刚毅卓绝的他们》 常 宇(推敲夜僧)
《股东往事》 刘金鹏(肥胖的可乐)
《战士》 梁希昊(梁宇寒)
《守鹤人》 吴志超(吴半仙)
《天降神医》 陈彦池(百世经纶)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刘 晔(骁骑校)

(二)强国梦主题2部

《南海一家人》 江春燕(李慕江)
《熙南里》 周 斌(姑文)

(三)科技创新与科幻主题2部

《群星为谁闪耀》 梁 敏(千里握兵符)
《研究者也》 苏东宁(柠檬羽嫣)

(四)中华文化精神主题6部

《春雨》 任佳英(灵犀无翼)
《嗨!古建修复师先生》 钟 惠(梨花颜)

《人间暖阳四月天》 李国瑞(乱世狂刀)
《山海经三山神传》 林俊敏(阿菩)
《狮舞者》 周剑敏(玉帛)
《予你良辰美景》 钟诗悦(焚柏、沐清公子)

(五)人民美好生活主题11部

《百年沧桑华兴村》 袁如君(凌烽)
《繁星织我意》 陈涓生(画骨师)
《故巷暖阳》 林 晗(鱼人二代)
《每天都离现实更近一步》 徐孟夏(陈词懒调)
《你与时光皆璀璨》 顾七兮(顾唤华)
《请和优秀的我谈恋爱》 赵晨媚(丁十三)
《山人行》 申大鹏(风圣大鹏)
《说说心里话》 陈 亮(燕赵散人)
《向前进》 张 宁(张鼎鼎)
《幸福在家理》 刘家希(知更)
《积生》 吴玉敏(月斜影清)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2部

《回不去的远方》 张芮涵
《铁路繁星》 滕国宁(易阳)

公证机构公证。初选作品目录向社会公示。

5. 发布和颁奖。评选结果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定后统一发布。举行颁奖大会,公布授奖辞,向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奖杯和奖金。向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颁发证书。

六、评奖纪律

严禁行贿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评奖委员会成员、评奖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得有任何可能影响评选结果的不正当行为。如有违反,有关人员的工作资格和有关作品的参评资格均予取消。

实行回避制度。评奖委员会成员及评奖办公室工作人员,如系参评者,或系参评作品责任编辑、参评者或责任编辑的亲属、参评作品出版或发表单位主要负责人,须退出评奖委员会、评奖办公室,或有关作品退出评选。中国作家协会组成专门的纪律监察组监督评选过程。

七、附则

本条例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负责制订、解释。未尽事宜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制订的《评奖细则》为准。

(上接第1版)

评奖委员会下设评奖办公室,承担事务性工作。评奖办公室设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五、评奖程序

1. 征集参评作品。参评作品征集工作由评奖办公室负责。中国作家协会各团体会员单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各少年儿童出版社、报刊社及其他出版社、报刊社等按照征集公告的要求向评奖办公室推荐参评作品。

符合条件的作者可向上述单位提出参评要求,评奖办公室不接受个人申报。

参评作品目录经初步审核后公示。如发现不符合参评条件,评奖办公室取消有关作品的参评资格。

2. 产生初选作品。评奖委员会经阅读、讨论投票选出初选作品。总数原则上不超过36部(篇)。

3. 产生获奖作品。经评奖委员会投票,以不少于委员总数三分之二的票数在初选作品中产生获奖作品。

4. 公证与公示。产生初选作品和获奖作品的投票由国家法定